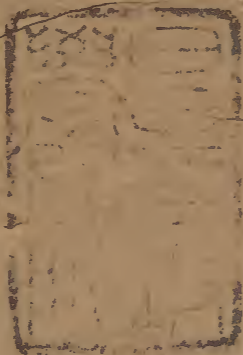


宋文鑑

序 廿七之九



漢書門類			
三	八	三	二
一	二	七	函
一	四	架	
四	八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三	二
一	二	七	函
一	四	架	
四	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29)
函號	362 43

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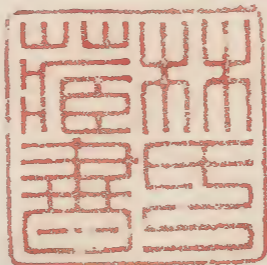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秦國軍衙司都目序

送楊樹齡林序

劉景烈字解

送湖南某使君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送張摠之溫州司理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唐史論斷序

伊川擊壤集序

洛陽耆英會序

淺草文庫

田况彦遠

錢彥遠

劉敞

劉敞

劉敞

蔡襄

蔡襄

蔡襄

孫甫

邵雍

司馬光

序賻禮

司馬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田况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濇以取  
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  
慎可知也巳古今世遼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  
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監鐵戶部度支分監使務謂  
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  
明宗乃專立一使以摠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  
齟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

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無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  
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祖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  
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 國家丕享海內化際日出養  
兵之法與古不侔 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曆中  
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言未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  
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非具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  
年未克如舊加以吏負歲溢恩廢例繁冗食待次不可  
勝紀幸上徹聖恭儉憂民節用內疎聲玩外簡游幸至  
於廣內秘殿裁損滙飾嚴籓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  
一切停罷近認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  
不費五年一修繕上金明池御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  
費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彈也顯  
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繕帛

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譴誠為幸哉以  
欲酌 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論  
之非有司之事臣材策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而  
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  
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 先朝權三司使公  
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  
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 皇  
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  
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取中者為準精要者采緝  
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宮館祠宇  
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為  
諸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立目別為題辭今昔之隆汙  
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 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

目錄

錢

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 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將皆  
廷旗于前曰大牙凡部 曲受約束稟進即悉趨其下近  
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 曰牙緣是從卒為牙中兵武吏  
為牙前將俚語缺誤轉 稱為衙唐自開元至五代聞衙  
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 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  
勇略不授 國初交誅 針雄斂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  
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 徭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  
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 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  
叙等級愛民甚矣天下 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  
殊明州漢之鄖縣本朝 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  
聯屬田疇且隘 鱷蠹錯出居人 品窳偷生喜輕衣甘食  
無蓄積之實衙將真雖 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為 粹典

吏乘隙亂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為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為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敬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凋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揚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延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揚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士之異漠然不以為憂

加侘日焉人皆曰揚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饒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揚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敬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劔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

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遠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春蠶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美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言恭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猿狍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露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脩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譽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

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闕農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僞勇士攻剽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六率由是廢興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問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省密而外大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剝去用牙磨治評壯矣爰

處行伍間不敢二元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揔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

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者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鞠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獻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無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且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採力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拍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

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依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間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寤寐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今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



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  
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  
時前此為獄官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  
之為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  
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  
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  
雖傑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  
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  
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  
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  
之亂存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

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  
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正典矣此尚書春秋之躰所以  
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善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  
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故安得不諭而行之此勸之  
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於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  
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以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衆  
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之不可為君者為臣者見為  
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間有善事  
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於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  
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以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  
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  
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  
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

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難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  
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  
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  
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  
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  
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  
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正而後備載於傳是人臣  
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  
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  
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  
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  
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  
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日其事傳載本不遷立紀傳

亦約是體故劉鍊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  
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  
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  
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  
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  
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  
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  
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  
鍊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  
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  
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  
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  
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南常有志於

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  
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  
乃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  
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  
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惟  
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  
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  
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作書其間文理  
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  
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  
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  
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  
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

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  
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  
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  
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  
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  
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  
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  
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  
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  
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  
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埃  
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  
十五卷是年冬卧病又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

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

情有七其要在二二細明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之下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愁怨求幸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惡交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豈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

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

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訟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千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

傳於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昔圖形  
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  
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  
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  
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  
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  
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  
緇衣取其蔽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  
元老入替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  
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  
閔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  
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  
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

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  
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  
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  
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伏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  
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明殿學  
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  
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參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巳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  
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  
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 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  
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  
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  
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

醉飽者有以鼓樂道子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  
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  
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  
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  
執竿上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  
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  
其弟子鄉人負其債父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  
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燦者其兄嗜酒仰文燦為生兄  
或時酌飲文燦其鄰人不平而唁之燦怒曰吾兄未嘗  
飲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  
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  
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盡  
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

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  
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  
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  
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  
贈貨財曰賻衣服曰祿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父之  
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  
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  
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  
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  
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祭蘇慶文臺亭所為以傳於  
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

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

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大小  
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  
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  
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  
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  
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  
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  
名實丞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  
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  
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  
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  
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  
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



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嗚呼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

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誠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者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綬如大裾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無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無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

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

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感於外也  
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  
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  
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  
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  
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  
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  
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  
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  
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  
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  
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  
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

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垂不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  
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也自今已磨滅殆及而今所見者  
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  
編之因次吾說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  
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  
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  
不以吾說而廢否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仲兄郎中字序

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譜例序

蘇

蘇

蘇

蘇

曾

曾

曾

曾

曾

蘇

洵

洵

洵

洵

鞏

鞏

鞏

鞏

鞏

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

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牒之變而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美賢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

外疆悍不羸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慷慨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文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  
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  
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  
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  
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  
甚也昔者秦春君使冒頓壯上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  
則貌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十高陽而蔓延於天

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女十于官一子留于  
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下  
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  
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  
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五之  
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五  
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焉尊  
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  
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  
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  
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  
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

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  
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劇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  
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  
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戚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之渙而字公羣  
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  
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  
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  
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

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盪乎其無形  
乎其遠來既往而不如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  
形之今夫風水之相與渙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  
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威足而如鱗疾而如  
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而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  
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旁溲  
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  
折瀆旋傾側死轉膠六伏回者如論繁者如帶直者如燧  
奔者如駭跳者如驚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  
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  
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或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  
生焉是甘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  
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

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士人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為  
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大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  
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  
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  
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  
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  
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一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  
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  
向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  
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

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  
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  
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  
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  
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雖其八  
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  
衰矣而成帝後宮趙婕妤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  
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  
作之大意也其言六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貽教者皆如此夫  
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  
願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  
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璠璣之節威儀動作

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  
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苑有開睡之行外則  
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  
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非  
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  
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  
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取而不知反  
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  
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  
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補詩某箱舟大車之類與

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  
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  
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  
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  
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  
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  
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  
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愈此書言周  
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  
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化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生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啗

鞅孫臏吳越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出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三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 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其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子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語

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鑿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

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躋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彰鬱鬱而不發而擣机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

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

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疆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博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

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  
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  
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  
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  
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 仁宗常虚心采納爲之  
變命令更發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  
卒皆聽用蓋當是時 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  
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  
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  
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  
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聞於上而事之害理  
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  
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

導職海內又安天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 仁宗之所  
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  
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又而論其本見其上下之際相  
成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  
得則公言之不妄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  
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竟易愛人又在朝廷  
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  
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出次州里歷官行  
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跡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

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擬於耳目動於四躰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

心養其性者至矣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故曰成於樂音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行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間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心焉又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

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  
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  
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  
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魯莘老蘇希子中而  
予曾輩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  
云

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宋文鑑卷第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趙宏序	曾鞏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騰以薦其物語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若為無為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弃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若薄也亦曷能使其不畱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

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此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出之任事者所自為於上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一年進士與余舊且知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其邊側覺山區海裏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中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羣之所



抵觸衝波急流墮崖落石之所覆馱其進也莫不贏糧  
率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  
而後至至則官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  
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亦難遵而其情難得  
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父也所習已安所蔽已  
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專一精思修治以  
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  
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  
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塗所吹升降之倦  
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舌  
躰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  
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曾不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

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  
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百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  
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志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  
又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  
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  
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田不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  
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其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  
之樂而馱聞馱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  
之材索廉之行以行其政吾公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  
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  
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以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  
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 華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眾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谷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方卒殲焉適至寇耳况致平耶陽晏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

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與旁近郡漸力勝賊者暴骸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士相望為我聽其賢者曰今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意

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著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

李泰伯

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之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免卒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使撫規潭者郎吏御史博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死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

姑以類辨為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為未能及無愧  
閔其力之勞輒不奔去至於天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  
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足也不然  
斯十二卷庶可藉乎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入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  
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  
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正是二者  
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  
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善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  
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  
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寒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

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

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  
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  
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  
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  
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  
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  
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  
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  
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  
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

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  
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  
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  
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  
言常君有不測之憂近在朝  
治世而危明主有絕人  
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  
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  
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  
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  
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  
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  
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立  
而主父偃率行之漢室以安  
知來世不有若偃者幸而行  
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  
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  
死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  
有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  
侯未及用歷孝景至武  
公之言十未用五六  
款願廣其書於世必有

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  
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出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  
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  
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  
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目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  
蓋嘗慨然大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  
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  
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  
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

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  
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孝仁義之  
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  
之為聰明才智有孝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  
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  
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  
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  
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  
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  
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

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  
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  
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雖孟子之言行而揚  
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  
申商韓非之學違首而趨利殘民以厚土其說至陋也  
而士以是困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蛋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  
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大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是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出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盛，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

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未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嗎？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子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恪，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念國家奮字曰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

檢早以面內 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  
時問遺履以訓備 陛下欽若成憲羈縻靡要荒乃命儒  
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  
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  
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  
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絲故以叙事  
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表虜主乞盟之請賜  
以俞旨由是行成故友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  
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  
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  
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  
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  
次之以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

山川有險易道途若日回遠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嚮莫得  
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遺到名氏非一職秩不  
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  
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及矣通好肇於  
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  
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後從來也  
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  
宴賜之式禮意疏致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  
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  
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  
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辭範  
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  
勤道從則有輿隸之衆露寶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

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郵驛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  
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  
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  
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  
事干大躰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使疆場之虞  
師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  
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  
移徒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  
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  
繕完若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  
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  
其來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  
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

以能固結而示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  
俗耶律氏僭做中華有年教矣器號官稱往往竊名故  
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  
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長  
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  
州縣輜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  
有奚激故士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  
示天聲之遠速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畧論議  
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  
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  
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烈結一解則陵暴隨  
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空文而不圖經久之利  
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



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孔益恭行旅交通邊  
城晏閉黎民士著至老死而不知丘革自書契以來戰  
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工上方恢天下之度  
以威懷遠人猶慮有怠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為令典  
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恒計點之虜欲啟事端  
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幸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  
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  
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徂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  
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撮其大要  
慨副聖辰經遠之慮摠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  
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章八甫字序

章 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齊用

以為天下利而洪

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  
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  
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  
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基筐筭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  
槌以時蚕機杼以成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  
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旗  
旒所以表師師也鼓鼙鏡鑼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  
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  
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  
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成異  
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  
首象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  
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

慤由是而交鼎彝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  
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  
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凡杖所以佚四躰也尊少由  
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  
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  
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許僞由是  
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  
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  
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  
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  
始罔滯為異器以治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准  
度量權衡齊衆之品也

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  
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  
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  
矣子平其字矣嘗聞行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  
儒之重選也六菴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  
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為我  
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  
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  
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  
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 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  
者因其形之一類彙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

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  
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  
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  
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  
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  
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  
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  
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  
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  
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  
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  
為言其理以易之夫子至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  
誼自潛不待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

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曰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The impression is rectangular and contains characters arranged in two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without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seal script.

